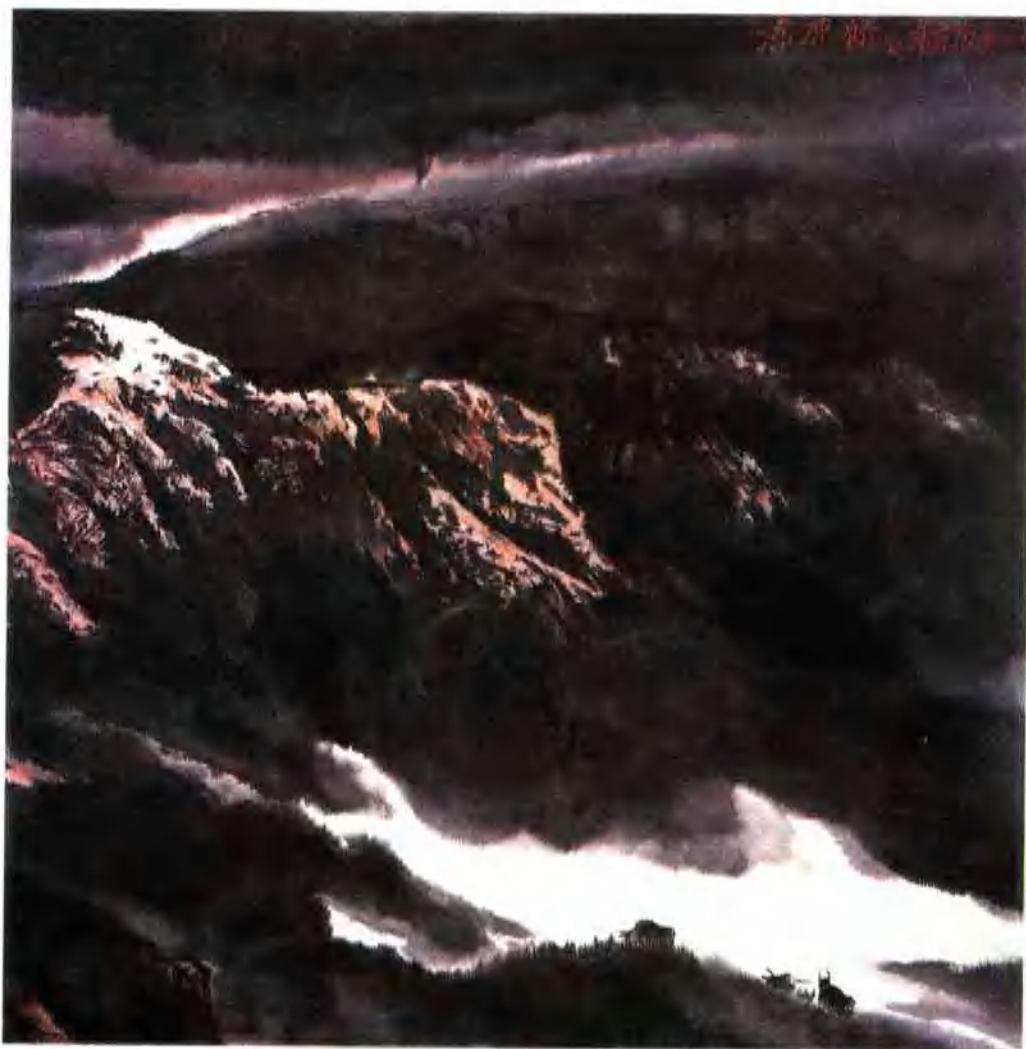


A SERIES OF CHINESE ARTISTS
中國美術家叢書

王廣才畫集



A COLLECTION OF PAINTING BY
WANG GUANGC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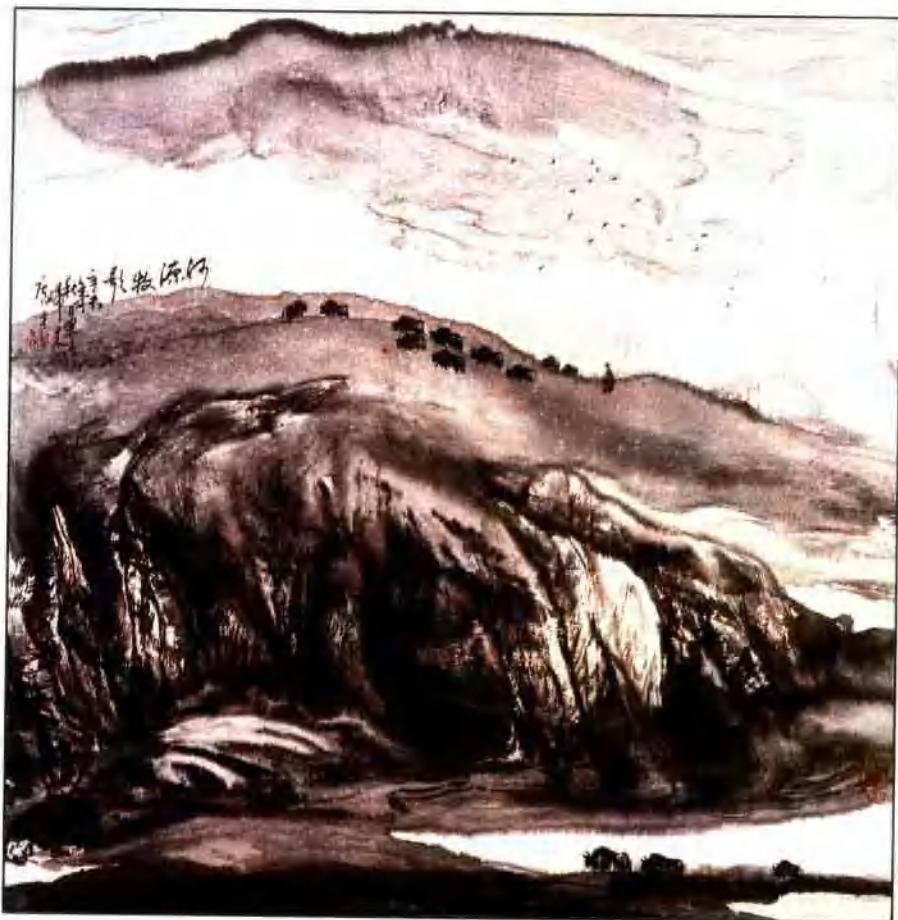
王廣才畫集

HE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中國美術家叢書

王廣才畫集

河南美術出版社



H6713



中國美術家叢書

王廣才畫集

豫新登字(04)號



1222-7
69

責任編輯：王效池 美術設計：楊振熙 EDITOR WANG XIAOCHI DESIGNER YANG ZHEN XI

封面畫：高原情 封底畫：風月圖

河南美術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印制

開本 889×1194 1/16 印張 2

一九九三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九三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標準書號：ISBN 7-5401-0356-6/J2·241

定價 15 元



画家简介

王广才，字子野，号鲁丁。1939年12月10日生于山东邹平东范前村。1958年考入山东艺术学院（原山东艺专），直接受业于关友声、黑伯龙、于希宁、王企华、单应桂、陈凤玉等教授。

1963年大学毕业后，满腔的豪情壮志，使他西上昆仑、绘国魂、创新风，真乃：步履与日月同升，汗水催星斗齐转。三十个春秋的风风雨雨，终于锤炼了豪放豁达的胸襟和狂劲风雨的椽笔。画家一贯主张：绘画当以“哲而思、思而变”的大跌宕韵势，方能开一代笔墨的新风。平日里，不望自身名灭，但求事业生存。其画终于赢得百姓的喜爱，画家们对其山水，每每赞叹：“强烈的脊梁之感，使人跃动。”是的，当“脊梁”焕化成“主人”的精神力量时，其画之作用是连画家自己也难以估量的。这便是获金奖、国内、国外、画廊，私人争相收藏的原因吧。先后有二百余幅作品在国内外参加各种形式的展览，有百余幅作品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部分作品作为礼品赠送国外政府和友人。

现为：中、日美术交流协会会员；

青海省中国画研究会理事；

西宁画院国家二级美术师；

青海省老干部书画学会顾问。

序

当今绘画有三难：纵观古今，画者千万，雾列神州。门门有派，家家立法。若拘守法门，必被法杀；若不守法门，必责为野。此谓难者之一也；又，法之至，为之变，变之至，为之通，通之至则需时，需试。待三试荆、关、董、巨，四试徐、齐、潘、李，试来试去，桑榆将晚。吸收变革无果，工本耗半。此谓难者之二也；再，所有名家立法之后，总有“无法乃至法”之遗训，这倒也给后人留了一条生路，画者皆想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无奈经费奇缺，偶有英明者放他一马，纵然出得门去，又难免左顾右盼，今日媒娘价长，明日老幼欠安，每每思归。更况齐老二十年观一蟹，就是走马观之，一山一水也未能尽收眼底。何得心源之有？此谓难者之三也。袒传弊症，绘画论坛每每自制绳索，至使论存二悲：画家未成名前，“是”也是“非”，待成名后，“非”也是“是”，捧为至神。“俗子”避越神法禁界。古今莫不如是。此谓悲者之一，又，论不通哲，语不穿的，无准无度。至使褒贬任声，抑扬过实，更有甚者，每每洋洋万言，到底也看不出那“何为中国文化”的基石。此谓悲者之二。三难并，二悲具。呜呼！若想躬身成事，系属不易者也。

国画家王广才，不为成法所拘，不畏世所褒贬。赤条条来去，忙活活独行，纳鸿藏针，古今鉴被。坚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行万里，破万卷。不信翻不出新杨柳。从汉魏金石之中，找到了“厚”字，从追索古今之中，体察到“味”字，三十个春秋的昆仑风雨，顿悟到“高”字，四十石墨与水的交融，掂量到“重”字，千砺万磨，总归到“魂”字。难怪画家们每每评说王先生之画：“是高原之魂，具脊梁之感。”就连一块平地，亦有高原之感。余问先生：“其感所得，是否因以书画为主？”答曰：是。继问：“所为何来？——是黑夜讨趣？还是绘画间明暗度需求？”先生作答：“都不是。远在先民喜欢黑色之初，黑夜，动物归巢，先民回洞，对于还在蒙昧状态的人类来讲，黑夜所带来的只有惧感，而无趣感。更不懂什么绘画间的明暗度了。但人们所经常面对的现实是，火后食物的外表变黑和烤熟食物的香味。人们不仅懂得烤黑了就是熟了的衡量标准，同时，那烤熟的香味，使人们欢乐、雀跃，面对着黑乎乎香喷喷的熟食，自然要赞美猎获者的刚勇和大公无私。动情之下，便将黑抹到崇敬者的脸上、身上。成为(香)美的化身。这不就

是那“铁面无私黑包公”的来历吗，不也就是那“纹身”习俗的起源吗。再后，就是男娶妻一身黑了。至今，青海省还保留着“娶儿媳妇，给老公脸上抹黑”的习俗。所以，久而久之，黑、熟、美的紧密关系，就深深地扎在先民的脑海中，形成了黑，就是美的象征色。中国的老年人，不都喜欢穿黑色颜色的衣服吗。老年人，从生活的经历、经验、智慧来讲，都是让人崇敬的。所以，此观念发展到后来，黑，又可代表威严与崇高。是个民族色观问题。“噢！君话一席，胜读十年。我急起追问：“这是否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综合融化性及其旁代关系产生的初始？那火后的黑，黑后的味，是否就是评画时常用的‘味’之说的起源呢？”先生点头应曰：“是起源之一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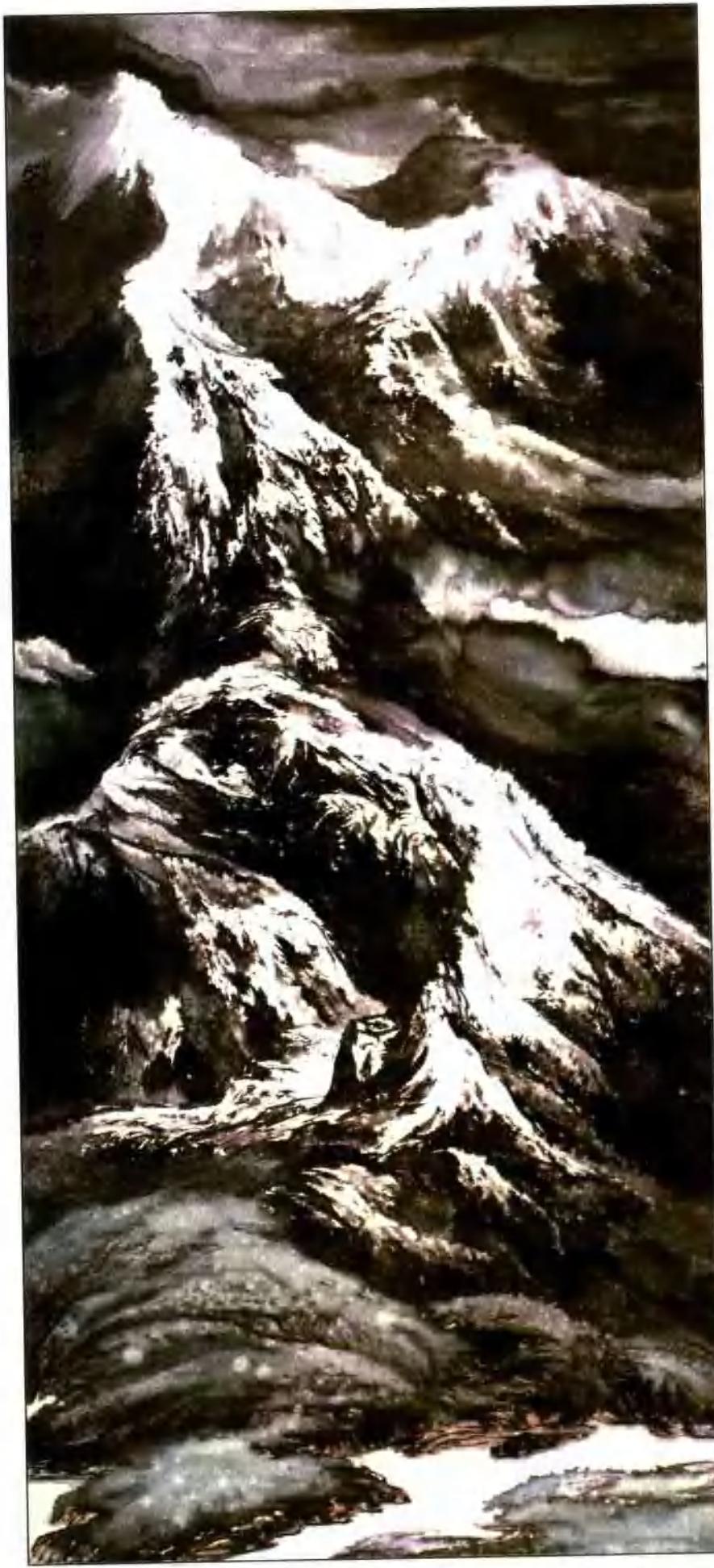
面对黑沉沉的画卷，身似擎云登空。山势恢宏引天拔地，气韵豪放含蓄四野，似雄狮仰天长啸，如雄鹰傲游苍穹。沉雷滚，横空出，分明是莽昆仑的祖国颂，是狂飈的大风歌。让它激起的心潮，会使你不由得喊出：“壮哉！——昆仑！美哉！——祖国啊！再回眸画家的憨实与严谨，你又会自然领悟到，唯‘木体实而花碧振’。这也正是：画家只有置身于民族的高度，才能把握自己的绘画之魂，发出独有的艺术力量。舍此无二。

世界各民族各有其生活背景及其形成的各民族文化观念，既所谓山居麋鹿，泽居鱼蟹。文化的形成各有其侧面和主调。广才先生正是抓住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主调而进行绘画创作和变革发展的。那跃然于纸上的一只只小鸭，似乎举手可捉。我再次发问：“先生画鸭，往往一笔而成，如此迅速，如此灵动传神，是否就是那积三四十年而臻化的结果呢？”笑曰：“是的。做中国画家，不仅要料多，更需待时熟。”时代感与他更多的是豪爽与坦诚，性格中又透出粗犷与稚气。他的话极易使人记起又极易让人深思，他常说：“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画家，只要不是银样蜡枪头就行。是块土块，是今天沉甸甸一块土块，——管它来日化尘作泥呢。……”这听来不十分经意的玩笑话，却孕含着很多：有画家广博的胸怀、有不制法以拘后人的变法发展思想、更有一种无字碑式的深远的历史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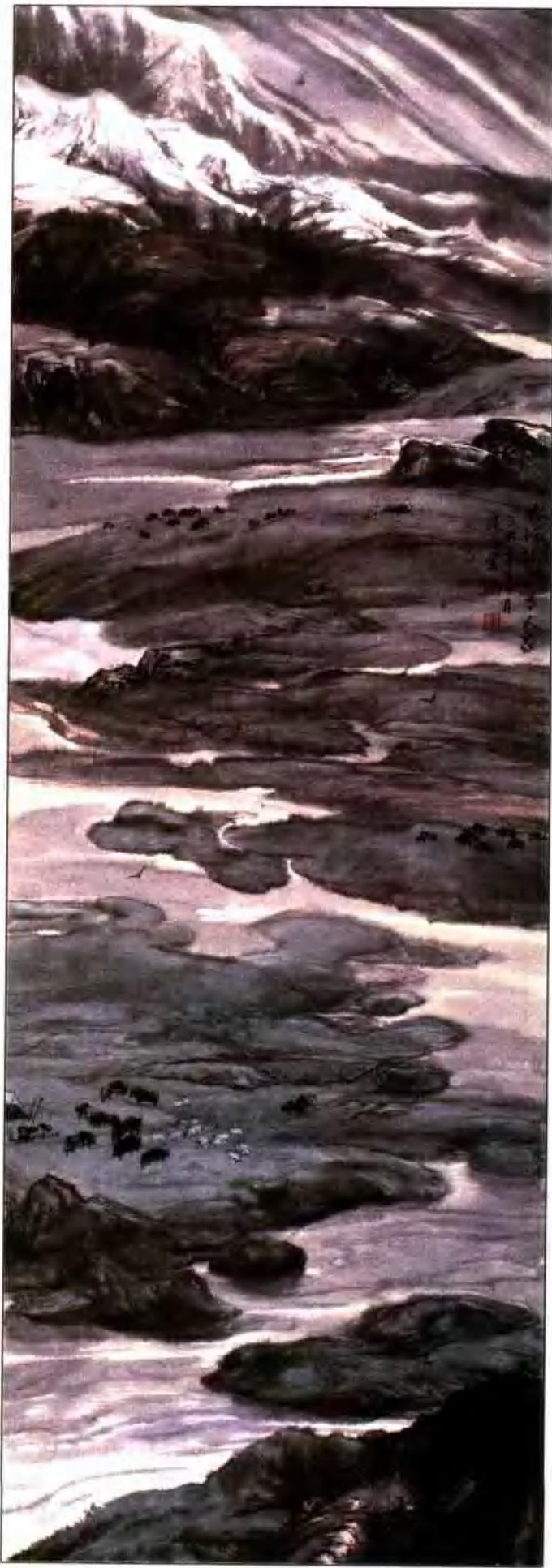
时维九月，岁在壬申，乘广才先生出版画册之际，欣然秉笔，以为代序。

李俊男

莽莽昆仑



大河源头有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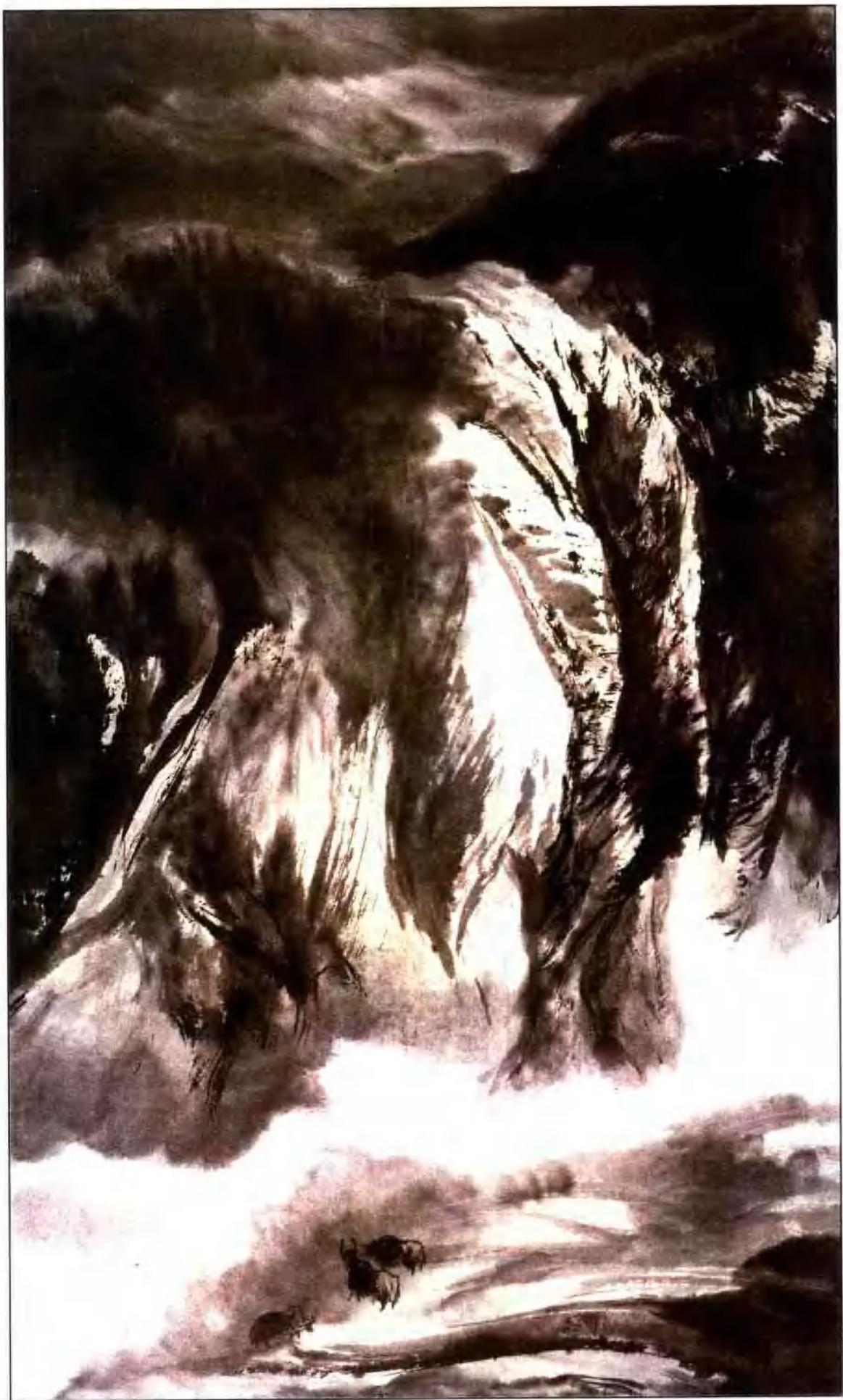
大野決溝





山云滄滄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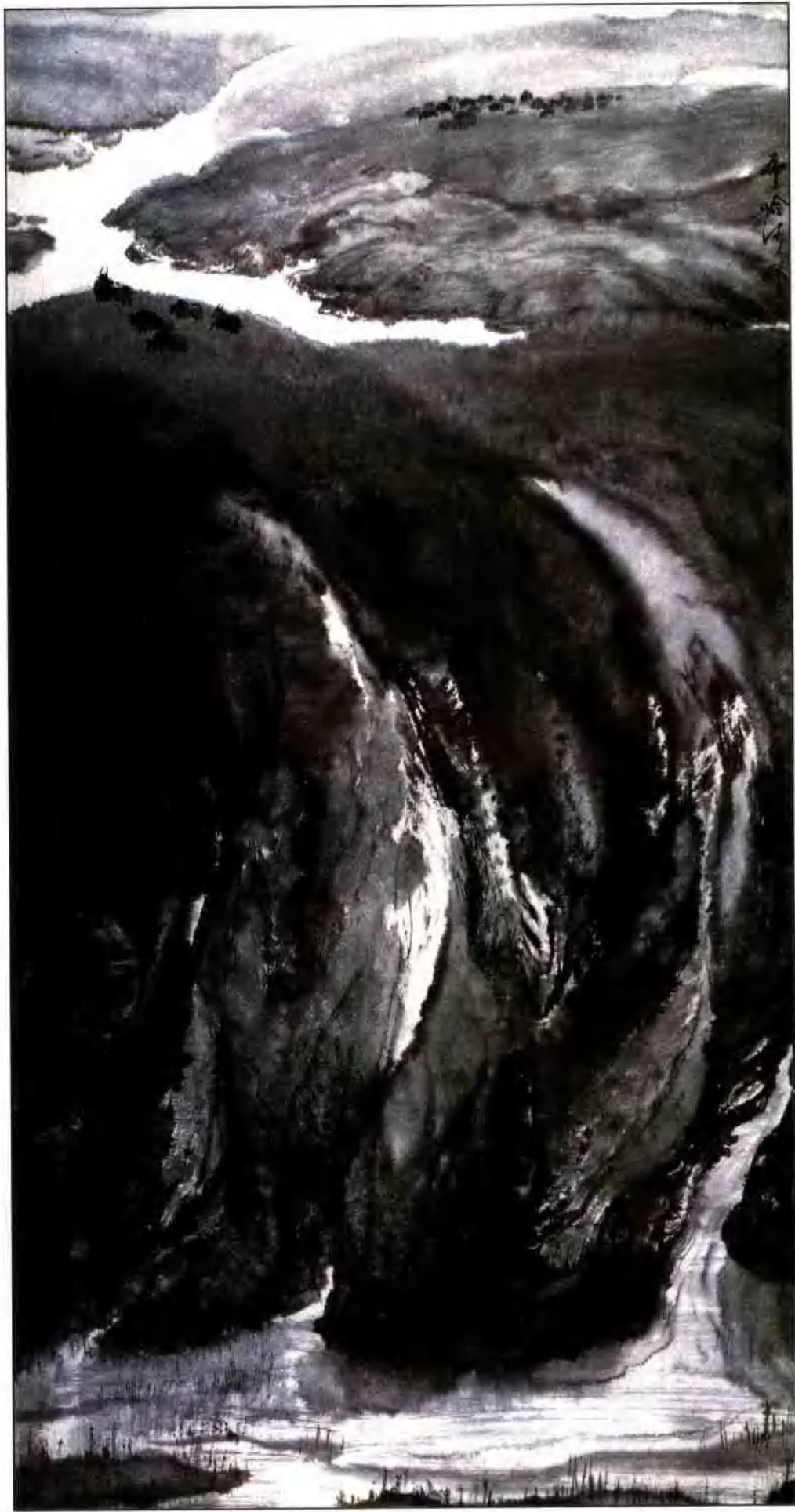
高
原
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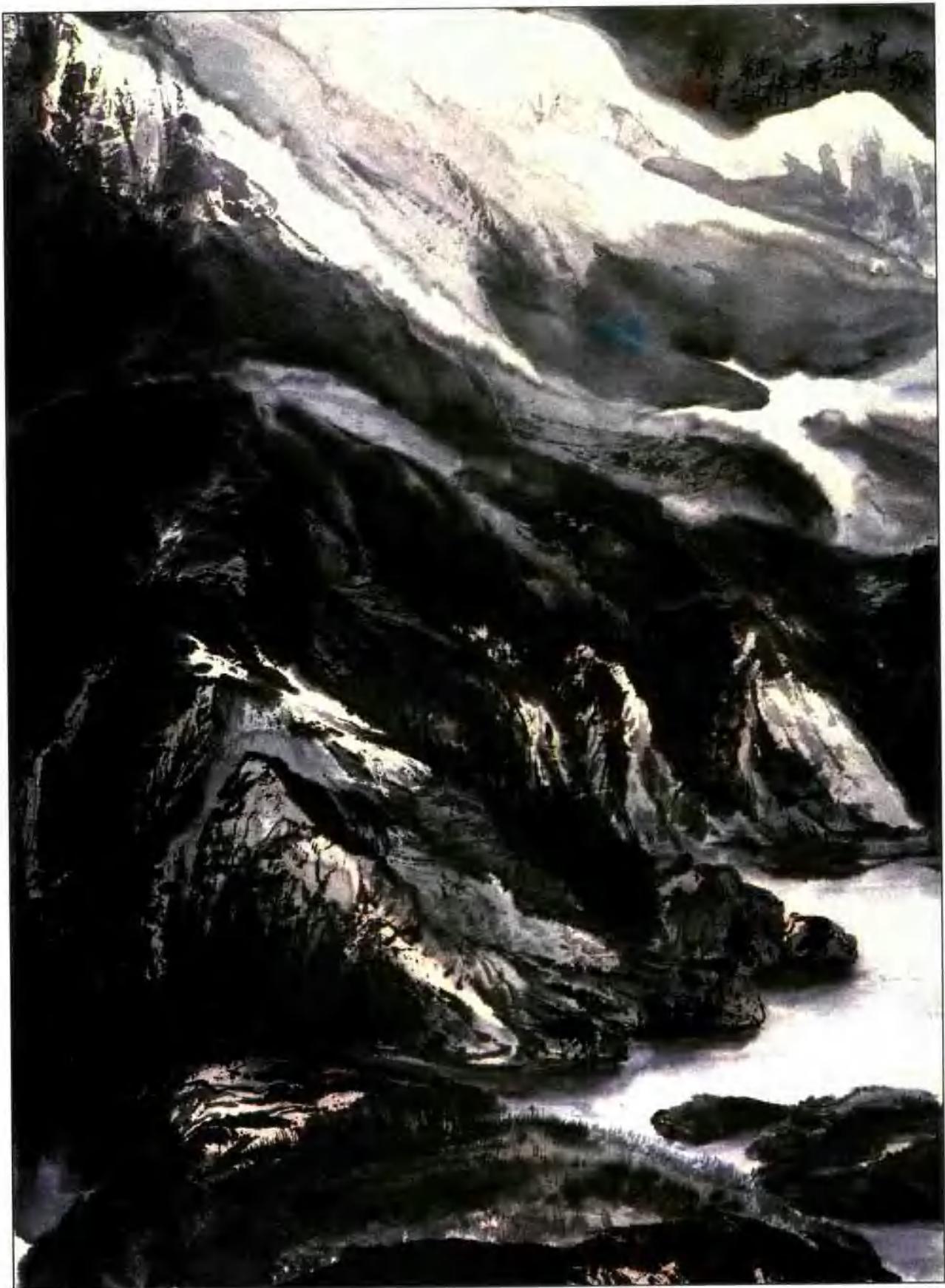
云山牧

畢道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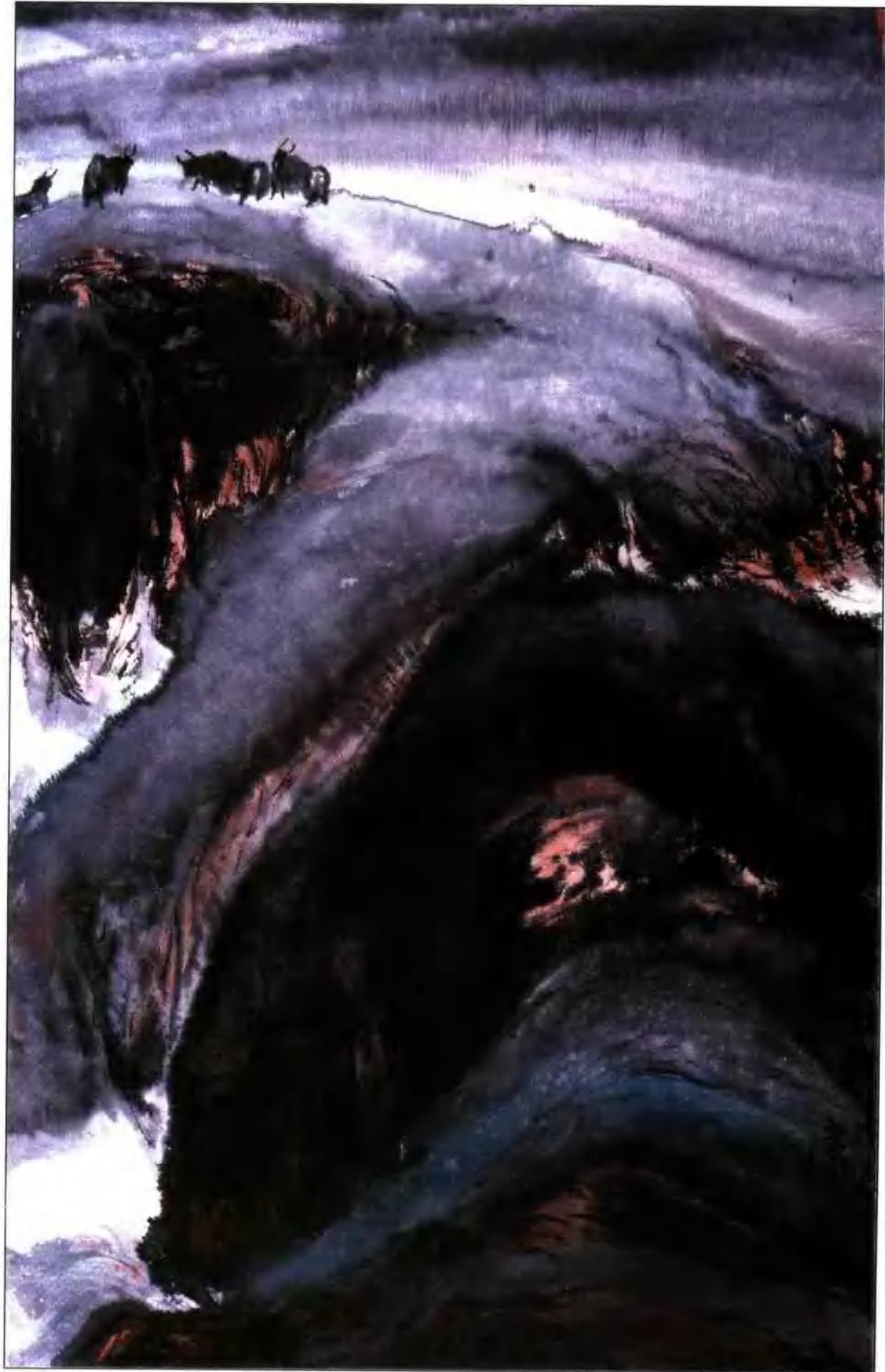


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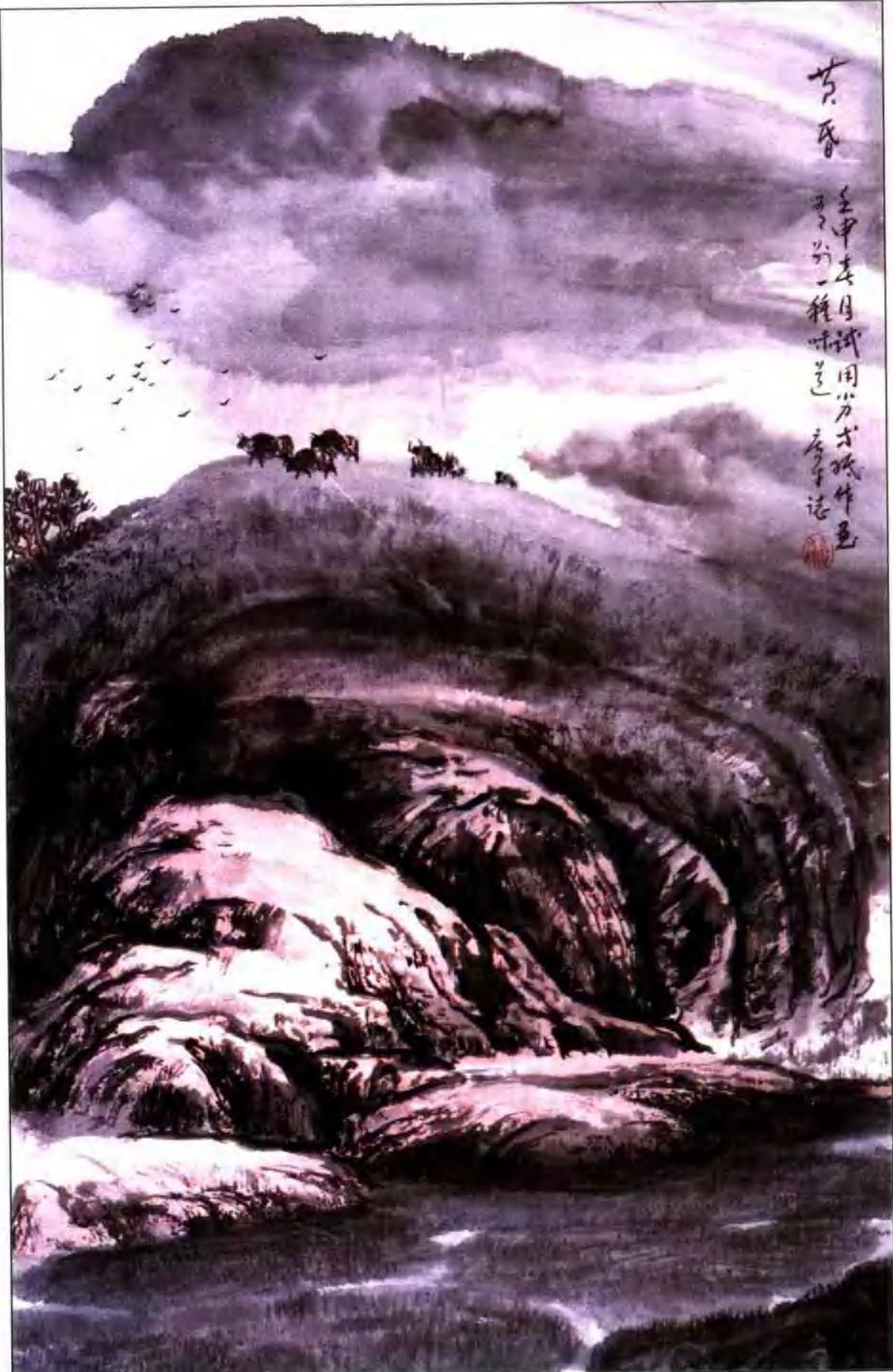
寂寞高原待细描

高原放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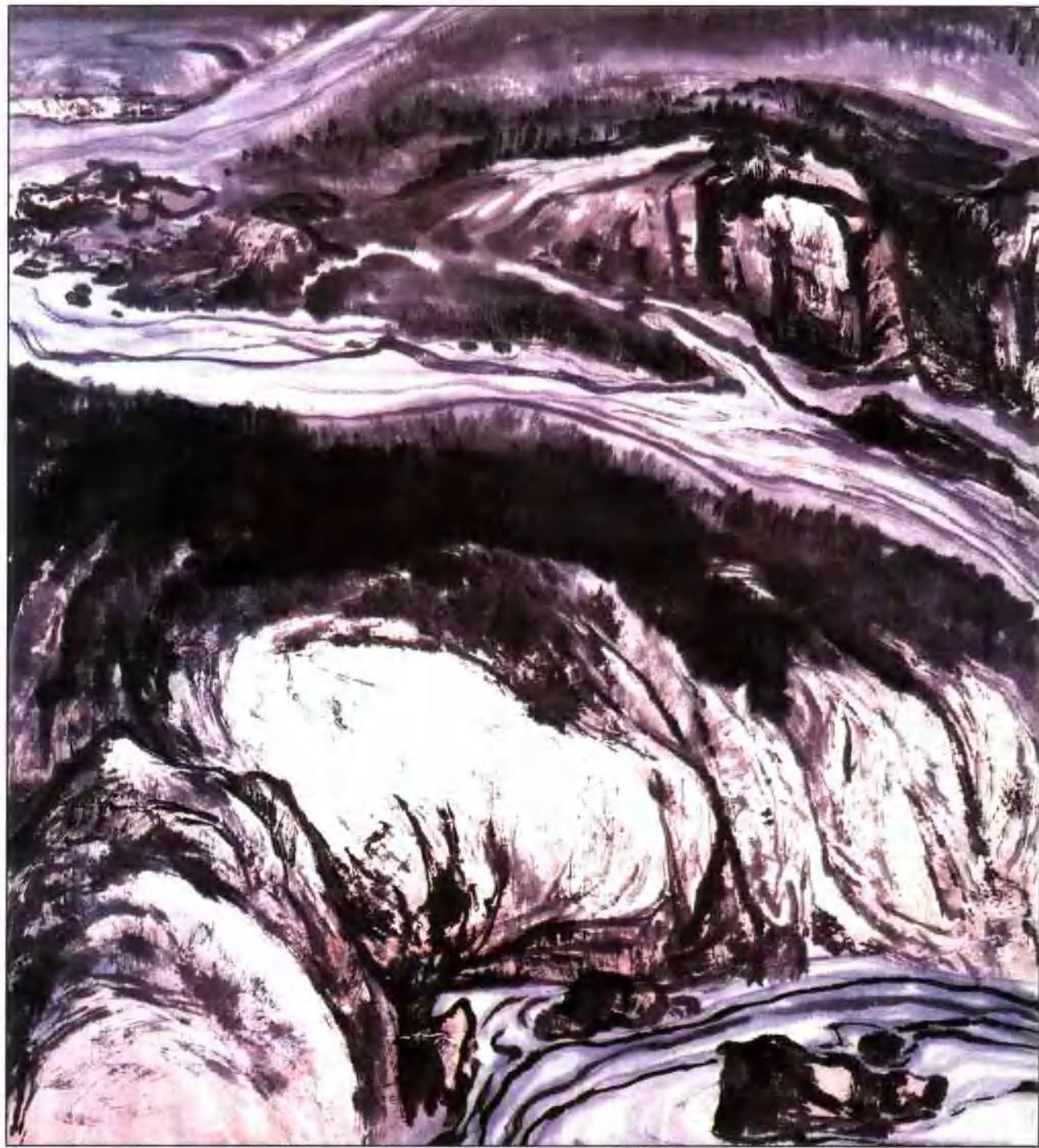


黃昏

壬申年夏月試用少芳才紙作此
畫於一雅舍
李平遠



黃昏



山转水流